

## 试论“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共存关系

王健

(南通大学 法政与管理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 共产主义社会并非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简单过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物质生产领域的“必然王国”依然存在,它与“自由王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一种共存关系。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人们能够用来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的自由时间会不断增加,人类能力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会逐步成为现实,“自由王国”是可实现的。

**关键词:** 必然王国;自由王国;劳动;自由

**中图分类号:** A8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22(2011)01-0018-0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末尾提出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关系的著名论断:“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sup>[1]928</sup>对于这段话,学术界的解释并不一致。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自由王国”究竟能否实现?我们首先来看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欧力同先生和浙江大学的郁建兴先生

对其的看法,以帮助我们正确解答这些问题。

欧力同先生在《“自由王国”的此岸性与彼岸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自由观比较研究》(《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一文中,通过对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由观的比较研究,明确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差别。欧力同先生认为马克思的自由观具有两个层次:“低层次的自由是处于必然王国中的自由,即社会化的人通过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使其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而使之在人的控制之下,花费最少的消耗,就能最无愧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满足人自己的需要。这个层次的自由是使外在目的‘丢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和‘主体的物化’的‘见之于劳动’的‘实在的自由’。这与恩格斯的自由观意义相同。但是,马克思认为还有一个高层次的自由,即不以认识与控制外在必然性为本质,而是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的自由。马克思认为,这才是超越了必然王国的‘真正的自由’。”<sup>[2]</sup>欧力同先生据此认为,马克思对自由王国实现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乐观的,因为不论人类生活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何种社会形态中,物质生产领域总是要保持下去的。不论工作日如何缩短,劳动总是不可废除的。既然劳动是永远不能废除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

收稿日期:2010-11-16

作者简介:王健(1985-),男,江苏盐城人,硕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质变换作为“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的东西,其本身就是“单纯的自然存在”,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中使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这也就是说,“必然王国”永远存在着,而且它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人的需要在不断增加。所以,处在物质生产领域彼岸和“必然性王国”彼岸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永远处于地平线上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

浙江大学的郁建兴先生在《马克思自由观的“自由王国”范畴探本——兼与欧力同先生商榷》(《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一文中提出了与欧力同先生截然相反的观点。郁建兴先生认为“自由王国”并非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可以实现的。欧力同先生之所以认为“自由王国”是乌托邦,是因为他把“超越物质生产领域的自由理解为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自由,因而,只要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永远存在,真正的自由也就永无实现之日。”<sup>[3]</sup>而郁建兴先生在文中则指出了劳动实践的本体论意义:“正是人的对象化活动,才具体生成着人的本质,实现着人的自由。”<sup>[3]</sup>他还引用马克思的原话作为凭证,一个人“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sup>[4]</sup>但是他也肯定了欧力同先生观点的某些合理性,马克思确实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sup>[5]</sup>。这一消极的方面就是,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劳动,变成了人的自由的敌人,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据此,郁建兴先生作了一个总结“从上可见,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劳动的本体论意义和历史形式。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劳动是生命活动和主体的对象化,是自由的实现过程;从具体历史形式来看,劳动存在着强制性、片面性、不平等性等特点,实现着外在于人的目的。”<sup>[3]</sup>因此,郁建兴先生认为劳动实践的对象化过程即是自由的实现过程,只是在“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sup>[6]</sup>中,自由才

停留于彼岸。而只要消除了这一社会形态,摆脱劳动的异化形式,去除其谋生性、强制性、固定性、利益对抗性等性质,劳动就能转化为自主活动,成为主体实现自己本质的基本方面,劳动实践不仅内在包含了人的自由,而且本身就是向着自由的运动,从而逐步实现“自由王国”。

欧力同先生与郁建兴先生的观点看起来都很合理却截然相反,“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以及“自由王国”是否能够实现?从以上对两位先生观点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待劳动(本文专指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 二

对于劳动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体上说来,经历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几个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将之与动物的无意识活动进行了比较,“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sup>[7]273-274</sup>由此可见,马克思将人的活动视为一种自由的、全面的活动,正是通过这种活动,作为主体的人将获得全面的发展,实现其类本质;而且人的活动还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的,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所以,马克思进而指出,“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

身。”<sup>[7]274</sup>人类的劳动生产活动能动地作用于客观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他的作品,这无疑是一种艺术创造,是自由的实现。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sup>[7]274</sup>这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sup>[7]274</sup>因此,人的自由的实现,就要扬弃异化劳动,恢复人的类生活的本质。由于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因而异化劳动的扬弃亦即私有财产的扬弃,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7]297</sup>由此可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自由的实现视为扬弃了异化和私有财产的人的类本质的实现,而要实现人的类本质,就要达到一种完全自主的劳动,人的自由是直接地实现于扬弃了异化的自主劳动之中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劳动首先视为人们维持生存的手段,“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8]31</sup>从而对人类自由实现的条件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异化概念是建立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就分工对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实现的限制作了深刻的批判,“最后,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

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sup>[8]37</sup>而异化的扬弃、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不是通过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改变而实现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当然,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sup>[8]307</sup>而要真正消灭分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单纯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sup>[8]84</sup>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仍将物质生产领域视为人的自由实现的主要领域,自由活动与自主劳动仍然具有等同的意义,摆脱了异化的自主劳动本身即自由。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对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的自由的实现条件作出了新的规定。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sup>[9]107-108</sup>而要使第三阶段的“自由个性”成为可能,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发展基础之上,“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 and 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sup>[9]112</sup>要使劳动摆脱其异化形式,“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sup>[9]616</sup>所谓“劳动具有社会性”,是指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前提下,个人的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而不必通过交换来实现。而所谓“劳动具有科学性”,则是指在科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人作为劳动主体由于科学的应用而具有高度的支配自然的能力。在书中,马克思还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将劳动视为娱乐、消遣,“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sup>[9]616</sup>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将人的艺术创造活动视作为“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典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还第一次对人的自由的实现条件提出了另一个角度的规定——即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sup>[10]104</sup>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sup>[10]101</sup>。在自由时间中,人们无需受到某种外在目的的驱使,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活动,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由此可见,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寄寓于人们在自由时间(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中所进行的科学、艺术等活动,而不是物质生产活动本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部著作中,人的自由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实现的规定,与在自由时间中进行的科学、艺术等活动中实现的规定是并存着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于劳动与人的自由之间关系的具体规定。马克思认为,在物质生产领域,人类不可能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只能通过个人的联合,在集体协作中进

行生产,使自然必然性不再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sup>[1]928-929</sup>因而,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所能够实现的只是有限的自由,在此领域中,人类能力的发展是有限的,“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而作为人类能力自由全面发展领域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sup>[1]928</sup>由此可见,马克思最终明确了劳动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由得以充分实现的领域,并不是物质生产领域,而是“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人们只有通过自由时间中所进行的科学、艺术等活动,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 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由必要性和外在目规定要做的劳动本身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这个领域始终只是一个“必然王国”,该领域内的自由是有限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依然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虽然生产力会不断提高,但人们的需要也在不断扩大,因此,“必然王国”依然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会消失。所以,简单地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显然是错误的。那么“自由王国”是否能够实现呢?如果把“自由王国”仅仅视为没有物质生产领域的王国,那它显然只是一个乌托邦,不具有现实性。但是只具有有限自由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必然王国”的存在,并不否定“自由王国”实现的可能性,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是可以共存的。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人们能够用来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的自由时间会不断增加,人类能力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会逐步成为现实,“自由王国”是可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2] 欧力同.“自由王国”的此岸性与彼岸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自由观比较研究[J].学术月刊,1995(4):26-29.
- [3] 郁建兴.《马克思自由观的“自由王国”范畴探本——兼与欧力同先生商榷》[J].学术月刊,1995(12):11-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8.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m of Necessity and the Realm of Freedom

WANG Jian

(Nanto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Jiangsu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Communist society is not a simple transition from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o the realm of freedom, in a communist society, the realm of necessity as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area still exists, it is not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e realm of freedom, but coexistent with it. The increase of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elimination of division of work and private ownership can increase the free time which will be used in science, art and so on by the people, the realm of freedom as the area for the ability improvement of the human also will become a reality, the realm of freedom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he realm of freedom; labor; freedom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